

卷四

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
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
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
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
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
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
之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
惠王滕文公題篇
孫丑等為一例也

書名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撰者 漢 趙岐 注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經-四書 孟子-漢
索書號 貴重-28
編號 A39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同云天時謂用兵乘機得時也。如彼歲歲此年豐又必舟車過者水旱兵以秋成涉險而
各西之發難乃遂陰晦皆是天時也。

趙坦曰時是

孟子卷第四

陳云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
以道得念乃本故發此論。

千之屬乃漢
世方術家言
子所不出此殆
謂孟承秦漢
之類如左氏表
十年傳之承
時降懼不能
歸及後漢書
馬援傳援征
五溪蠻會暑
甚士卒多疫
死援亦中風
困是謂不得
天時。董按
謂寒暑風濕
謂時。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

之城。七里之廓。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

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

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說曰時不時
厚地利不利
厚地利人心和
已和則在教而
難必在我者
可恃

史記衛康
叔世家有
懿公之事
兵革之利易
而謂凡四國之
類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

也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若是之

類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

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

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

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虞師賓之位以道見敬

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

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

予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予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曰。惡者深咤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

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

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耶。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

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

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相似然乎。

愚竊感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一者曰。云爾句。絕是歇辭。法。後以仁義也。力句。云爾。下語。爾猶然。建他語。此說不奇。後。

朱子云。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是沈極。是。一齊曰。宜謂是。與。景子但疑與。樓經不同。故孟。子曰。豈謂是。此言禮經所。說。君臣常禮。非謂。賓師所。為。是字。自指。為。又曰。豈謂。也。言為賓師者。君臣常禮。外別。有此自重。一理也。

朱子云。懷也。也。或作。字。書。以。乃。口。衡。物。說。確。而。精。

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

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

猶晉楚我猶曾子。

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

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

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

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

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言古之大

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

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烈之卑耳。今天

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

國舅引禮經。諸
義章。遂為此
一章。刪徐鳴光
管中寢天也。蓋
不知寢宿。初眉
一。教者。身。
且。君臣常禮。
不。論。賓。客。
鄉也。

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湯之
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於伊尹。相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

之召已。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二千兩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一千四百兩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一千兩鎰而受。

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

人謂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

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

此章
諸辭受取子以
義也
齊曰聞戒故為
兵餽也。薛君
之辭也。張氏
依此意。不聞戒
二字。為薛君
辭。以故為兵餽
之。此。為孟子
事。辭。奇。後。

一齊曰齊或親孟
子自去志始以親
相霸廢如此而
受則陸其計中
是君子可以貨取
也若果能出至誠
自為客卿受之
美不奇況宋薛
一過都耳且皆在
可受何獨於齊
而受此意何思是方
孟旅說極信
記人牧非其人
而失職也
朱子曰誦聖語
以凡曉王也按
此解盡
其政何韓相
使累方坐府上
持兵戰而衛侍
者甚衆

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

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

也雖少不辭義之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無處兼金不顧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國云去罷去也殺失職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

也以昭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然則果毅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

尸於溝壑也此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距

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木政曰今有受人之

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

又云凡養畜
日則飼之牧
夜則飼之食

孟子云蓋去之草
春夏牧地秋冬用割草

九經談王
為都者治王
是古文奇法
荀子周為我
文王之為子
成王為無父
公羊傳云
周公為何天
子乃以政者
也皆與此同
例

諸進退以義
也

周禮載曰
誓用之軍旅
二曰誓用之
會同三曰誓
用諸田後曰
糾用諸國中
五曰憲用諸
邦解之官以
治獄之官以
察獄之官以
斷之官以行
獄之官以行
獄之官以行
獄之官以行

死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他日

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

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

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

事君否則奉身以起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言不尸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立而請

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蚘鼃齊大夫靈立齊下邑士師治獄

官也周禮士師日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蚘鼃辭外邑大夫請

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

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蚘鼃諫於王而不用

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齊人曰所以為蚘鼃

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

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公都子以

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諫者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孟子曰：吾嘗將，自不可得，則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曰：吾嘗將，自不可得，則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曰：吾嘗將，自不可得，則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曰：吾嘗將，自不可得，則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曰：吾嘗將，自不可得，則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曰：吾嘗將，自不可得，則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

而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

而表。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

然舒綬有餘裕乎。綽綽皆寬也。○章指言執

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職武仲兩行而不息

段干木偃。孟子為鄉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

寵而式間。孟子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

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

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吊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

孟子嘗為齊卿出吊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

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我有也、孟子曰、夫人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

孟子卷之四
齊宣王問曰
臣聞君子之
居國何如
曰君臣有
義則國治
無義則國
亂此言也
孟子曰君
臣有義則
國治無義
則國亂此
言也

按許仁義至
此不居來而
邦故乃拜王
賜或曰改葬
是也
不系其實也
孟子曰齊
宣王問曰
臣聞君子
之居國何
如曰君臣
有義則國
治無義則
國亂此言
也

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孟子自

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不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

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曰古者棺槨

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末字達於庶人

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

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

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

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妻之飾有異非

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

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

也。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孝子

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
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
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
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然如

諸此不全是在
張家木以天下
了字會闡墨
子意思家病
藥為位以另
天下
扁引史記胃
之燕相也主撫
秦乃修素片
代興子之安
燕王誰拔代謀
讓國於子之國
月大乳

也。沈同問。禁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彼如曰孰

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

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欲則可以

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

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當勸齊伐燕乎○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

賢禮樂征伐自天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

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

曰惡是何言也。王歎曰是何言言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

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

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知其將畔。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

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

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

國之謂之八家兄
心待之。非忍
逆料其惡而
棄之邪。

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

諂其上也、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

能得見之、得待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

棄寡人而歸、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

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養

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

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時子

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聽之否、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孟子不指王而指時子，見其意。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享十萬鍾

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時子之言也。李孫曰：

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

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使已為政，不用則

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

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

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古之為

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大夫，貧人可賤者也。

一、孟子曰：時子惡知其不可。孟子不指王而指時子，見其意。二、子叔疑，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三、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四、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五、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六、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七、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八、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九、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十、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十一、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十二、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十三、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也、左右皆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皆賤其貪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賤也。○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孟子去齊宿於

晝有欲為王留行者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鄉、至晝而宿

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坐而言不應、隱几見之、欲為王留孟子之行

而卧。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客容不悅

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

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

欲去請

曰坐我明語子。

孟子止容曰且昔者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往者

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

孟子無人
弟子思一
影容常奉
未泄柳申
改影容常
齊王欲脫
多補本注
盡

一齊千里於史記
孟子先居齊後
居宋用也史
也孟子居宋也
王或自梁復過
齊與十月勝
自宋復宋也
此皆自都別
路後也其以
里言也數國疑
丁也後也墨
東遠程形案

又云子墨家到
宿於齊者天
云則齊人
似公做也矣等
字亦墨家用
字却竟無案
國云王前曾言
可以繼此而得
見乎明是與
而行意若懷
而改之更追
及乎此書時
孟子居齊必
指事而論必
不齊而論
乃其考也

復之其身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

者乎及思不慮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

如子思時賢人也自維長者言子為我慮不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

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

子乎何為而慍恨也○章指言惟賢能安

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

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

也千里而見王言未決也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

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

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

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孰久故云士於此事

不悅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

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耳何汲汲而驅馳乎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我自謂行速疾矣，與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

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予雖然，浩有遠志。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

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

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猶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

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

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

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

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

孟子曰：彼時也。充虞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前

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以聖

之才物求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

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

來考驗其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則可有也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

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

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

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

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

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

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

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

不復受祿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受祿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見謂蘇秦張儀之見相同也

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受祿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又非我本志也。○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卷第四

三篇曰道性善孟子千言其要莫如原本性善一語便見道性善之為本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所貴道性善中之一必字。做每事無不果。新南謂性善之為本。可乃此以竟無。性善者。以不記又曰又云者。皆一齊之說也。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

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緣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

古記世本漢之後無之緣可作錄